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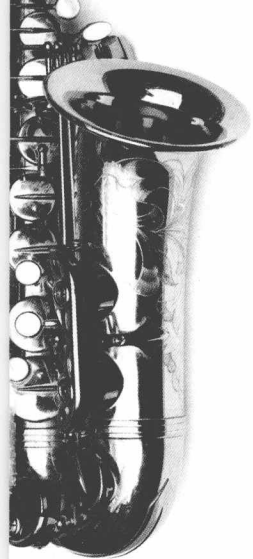


時光無涯

TIME IS A RIVER WITH NO BANKS

赵柏田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時光無涯

TIME IS A RIVER WITH NO BANKS

赵柏田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光无涯 / 赵柏田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9.9

(浙江青年作家创作文库)

ISBN 978-7-5339-2912-1

I. 时… II. 赵…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 141189 号

责任编辑 邓东山

装帧设计  田禾工作室

时光无涯

赵柏田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飞达工艺美术印刷厂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288 千字

印张 15.25

插页 2

版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2912-1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引：时光折叠

好多天了，我都注意到对面十二楼那个擦玻璃窗的男子。下午3时起，那个男子的手就不住地在窗户上抹呀，抹。他是在擦玻璃窗。看不见他的脸，也不知道他做着这事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只有一只戴着蓝色涤纶袖套的手在不住地抹呀抹。在我与他之间，我目测有五十米的平行距离。五十米的空气后面，是不锈钢防盗窗的根条，然后是铝合金窗。这是可以用肉眼看到的，那些看不到的，其距离就不是可以用米来计量的了。穿过下午阴沉的空气，我的目光捕捉到了一只手在窗玻璃上的移动：从上到下，自左往右，从顶部的气窗到下面的窗档和窗台，如是循环不止。

那只手，他移动着，擦过来，又抹过去，有时轻缓，有时滞重，就好像是一具另有着灵性的生命。再后来，窗子开了一条小缝，这只手不耐烦地伸到了外面擦拭。窗玻璃上映出了这只手的影子。

现在我的视野里，出现了两只擦玻璃窗的手。一只是真实的，一只是它的影子。我可以想象擦玻璃窗的男子此时的身姿是努力前倾着的，踮着脚，头颈偏向另一边，他这个姿势好像要把自己的身子整个地送到窗外去。这是一个非常吃力的姿势，这个动作所呈现出的力度是迟缓的，坚韧的，一点一点蚀入到筋骨里去的。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这只手还在窗玻璃上抹呀，抹。在我写下这些字的时间里，这个男子，已经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那只戴着蓝布袖套的手也从这扇窗户移到了另一扇。

我突然止不住好奇，这个男子，他是谁？钟点工？下岗工人？退休教师？一个有些微清洁癖的居家男人？这个同灰尘斗争着的男子，他一天天地抹呀，抹呀，就像一个殡仪馆里的工人，不住地擦拭着死者的脸。生命一日一日，就这样子抹掉了。抹掉了。我现在这样看着他，我敢断定，他也看着我。他看着

对面窗口的那个男子，一会走动，一会抽烟，一张脸慢慢地被升起来的暮色销蚀掉。

我感到我正在被灰尘湮灭。它们一点点地上升，从脚上，到膝，到胸口，到喉咙。我都要透不过气来了。它们占领地板，茶几，电视机柜，沙发，书架，电脑桌，唱片架，餐桌，椅背。它们躲在床底下。躺进翻开一半的书里。它们钻进电脑机箱后面的电线接口，落在收录机的卡座上。甚至电话机按键和电脑键盘中间的凹槽也有着它们微小的颗粒。空气无处不在，它们就无处不在。它们是空气的伴生物。它们就是空气。

它们聚成蓬松的一团，像个小绒球，坚果那样大小，行走时的气流都能带动它们飞起来。灰尘的主要成分：皮屑，头发，体毛，烟灰，衣服上磨损的纤维。最主要的是皮屑。冬天，我干燥的皮肤好像不断地在掉皮屑。可是掉得再怎么多也不会生长出这么多的灰尘啊。它们又是从哪儿长出来的？难道它们会裂变，会自我复制和增殖？每天下午，阳光射进屋子时就到处都是尘埃，飞扬着，盘旋着。其实它们一直都在，只是斜射的光线把它们彰显了出来。

我被尘埃包围着，被昆虫一样飞舞的尘埃包围着。我抖动衣裤，拍打床单，它们全都飞起来，飞起来。我的屋子就像一个装满了灰尘的大集装箱。总有一天，它们会湮灭我的呼吸。

我一遍遍地擦拭。钟点工走了我就自己干。湿拖把，抹布，吸尘器，全用上了。我伏在地板上，像一只笨拙的树熊，擦呀擦。直到地板像一面镜子能照出我的脸才歇手不干。可是我一转身，它们像雨后树林里的蘑菇一样又长出来了。它们是怎么长出来的，就在我转身的一瞬间里？这微小的过程我从来没有看到。我成天战战兢兢，眼睛像探测器一样在地板上移来移去，发现一星灰尘的颗粒就伏下身子赶紧把它们擦去。我成天干不了别的事，与灰尘的斗争就是我一天的工作。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从一扇门出来推开另一扇门。我寻找，驱逐，消灭，清剿它们，可它们好像与我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只要我一转身，它们就会长出来。我几乎听见了它们在角落处的尖叫，它们促狭的笑。嘿，嘿嘿，嘿嘿嘿。

一个电话打进来，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擦灰尘。第二个电话打进来，你在干什么？我在擦灰尘。第三个电话，我还是说，我在擦灰尘。再也没有电话了，一整天里，电话机就像一个哑巴一样坐着。我也坐着，不说话，不抽烟，不想事。

我的住宅楼的前面是一幢三十层高的写字楼，它顶层的玻璃花房和我房间的窗口构成一个直角，当西天的最后一抹阳光经多次折射后落到我窗前的地上，我感到折叠起来的不仅仅是光线，还有时间。它被折叠，消失到日子的背面，不需寻找，还会重新出现。所有的下午成了同一个下午。在其他的时辰里，



我出入过的所有的房间也成了同一个房间。

天色向晚,屋里的光线一点点暗去,桌子下面的脚好像被灰尘埋住了,动一动都很沉。我看着桌子下面我的脚,它们将要被越来越浓重的黑暗截断。我抚摸着它们,就像抚摸消失了一段生命,死去的一段时光。

临睡前我洗好澡擦干镜子上的雾气时,一句话突然跳了出来:我们的心,都越来越顽固了。一张脸,一张因毛细血管的扩张而显得潮红的脸,从污秽的镜子中探出来,就好像刚刚经历过一场疲惫而又满足的性爱之旅。我打量着这个被我从镜子里擦出来的男人,就像打量一个陌生人。额。眉。眼。鼻。人中。嘴角的细纹。愈来愈显得粗短的脖子。茂盛的耻毛。肌肉上的皱。这是一张被时间伤害的脸。我打开照相簿对照着看,越来越这么认为:这是一张被时间伤害的脸。

就像刺猬受到刺激和惊吓会蜷缩起身子,是不是一次次的挫败,也让我们的心紧缩了,坚硬了,顽固了?

如果时光可以折叠,那么是不是一切的过去时都成了现在时,所有的文本也成了现在时的文本?发现了这一点我连着几天都很兴奋。过去的时光不再是散漫无际地铺展着,也不再像一棵树,从低处向着衰老和虚无生长。它收缩成了一本书或者一柄扇子大小,你走到哪里随时都可以带着它。

是的,就是这样,漫漶的时光,它是扇形的,它可以无限地铺展,当它折叠拢来,变得坚硬,黑暗,顽强,不可穿透。

我被这一想法迷住了。我说到某一日,它的背后开始叠现出更多的日子。我想到某个事物,总是跳出它背后的另一个事物。比如一件早晨刚换上的外套,它久违的气息让我好像闻到了那一年早春青草的气息,我穿着这件外套去参加了外祖父的葬礼,回来的时候又淋了一场大雨。比如这本叫《佩德罗·帕拉莫》的书,它的背后是一次不长不短的旅行、五月的长兴县和一个小个子的小说家朋友。因此我可以说了,这个冬天的后面站着另一个冬天,这本书的后面站着另一本书。

或许你会怀疑我是不是真的老了——因为看起来我好像是生活在回忆中了——还有一种猜想是,我把记忆的重筑作为每日的功课,就像那个从一块小茶点里回想起整个贡布雷庄园的伟大的哮喘病人。他就是这样创造世界的:说出一个事物,然后发现这事物背后的另一个事物,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广大的世界不也是这样联系着?然而我并不是这种新美学的学徒。我没有创造一整个世界的雄心。时间已经、正在、还要把我伤害,我把它折叠,只是藏起它的锋刃,就像把刀子送入刀鞘。折叠时光是我的安全保护证。

我想更老一些,我要写这样一本书,这本书可以用一把扇子的形式来结构。日子以几根扇轴为支点繁复地铺展开来,它们是:大楼,街道,转角,路线

图,对话,欲望,日记片断,梦境笔记,它们一页一页重叠着,写作者的手操纵着扇柄,把他们打开或者折拢。

在这本未来之书里,我要着力描绘的是时间的脸,是那张丰富的脸上种种的表情。

2008 年 10 月



自序

有一段时间,我天天赶火车上下班。从我居住的小城到这座海滨城市,将近六十公里,中间散布着七八个集镇和数十个大大小小的村庄。火车提速后,大约四十分钟就可以到了。有将近一年,我几乎天天在火车单调的摇晃中往返,呼吸着铁路沿线带铁腥味的空气。

每天早晨,车站广场上8点的钟声刚刚鸣响,我置身其中的下车的人群像污脏的水一样涌向站台下的地道,又从火车站的出口处向着这个城市的四面八方流淌。

不论昼夜,也不论晴雨,站台下的过道永远是阴暗、潮湿的。电子显示屏上的文字在幽暗的光线中像鬼火一样移动。身前身后都是杂沓的脚步声。终于,地道的尽头,沿着台阶爬下来的光线,照着了一张张梦游般神思恍惚的脸。

我像一条鱼一样在地道口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我要不这样大口呼吸就会别过气去。这时的城市像一个迟醒的女人,散发着隔夜的慵懒、甜软的气息,像你把鼻子凑近一朵溘烂的花闻到的那样。

自然而然地,我把自己从人群中分离了出来。刚开始,还有一些人和我同路。等我转了两次公共汽车,在槐树路一家商业银行前下车,步行五分钟走进江边那幢十二层的大楼,身后就再也没有一个人了。

一下车,我就在不断地与人群疏离。疏离,疏离,直至孤身一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河道。疏离就是生的本相。

那些日子,眼脸上时常跃动着一条鱼的影子。

当我在火车单调的咣当声中倚着车窗闭起眼睛时,它来了。翻开书页,它会在阅读的间隙中,从字行里扑喇喇地跳出来。甚至正午时分,在阳光照彻变

得稀薄的空气里,我从十一楼的高处也看到过它的影子。

它还进了我的梦里。在床底下,活泼泼地游。

一本神秘主义者编纂的象征词典里说,鱼生活在水底,因此它代表潜意识,即个性深处的“活跃物质”。它的出现,表明了对人性的深层次内涵的迷恋和恐惧。

一个人出生的年代是他一生的标志。但对于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最后一个夏天的我来说,那个大时代只是一个出生的符号,我们只是它无足轻重的一根羽毛。60年代迷幻的激情不是我和我的同龄人的历史。一条60年代的鱼,穿梭在三十余年来日常的季候、心情、物品、面容、事件和细节汇合的河流里。记忆的光亮照出了它的投影,时而沉潜,至时间无穷的深处。时而轻快滑翔,像一个不知人间忧乐的轻狂少年。

如鱼在水,如鸟入林,一个人的生活就是一个世界。生活在不同世界里的人相遇,发生的注定是一连串的误解和幻觉。智性的悲哀由此而生。认识他者,认识别处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认识自己呢,蒙田在几百年前就这样说了:我知道什么呢?

记录下这条鱼曾经居留的每个河湾,它的沉潜,它的滑翔;记录下我遭遇的这个世界,最初萌发这样的想法,是起因于这样一句话:我从历史的边缘经过,我以叙述为生活。时间大约是个世纪90年代的中叶。记忆中,这话好像是一个历史学家说过的,不知是不是布罗代尔,手边无书可查,只好存疑了。

尽管我忘了这么漂亮的一句话是不是布罗代尔说的。但“长时段”这个词我肯定是从年鉴学派那里偷换得来的。其实在我的设想中,这个“长时段”也就五六年(从90年代中期到2000年前后)。我给自己定的计划是,每年岁末专门留出一块时间盘点记忆,梳理一年来的事件、人物和心情,做一个年鉴式的札记。积数年之功,就可能勾画出一幅“世纪末”的心理或文化地图。在20世纪90年代,“世纪末”对我们来说就像一道坎。我们希望早点迈过去又希望它像月球一样遥不可及。这种心态套用一句当代流行语,那就是“都有病”。人的可爱就在有病而不觉有病。我甚至迫不及待地写下了《前夜》这个题目。革命的前夜还是阴谋的前夜?我喜欢这个词透露出的骚动、不安的气息。在“长时段”慢慢的梳理中,我希望从中能流露出时代或个人生活些许变化的暗示或征兆。

刚开始这项工作,我只能从经验的世界出发。我不希望那些占据了媒体要闻版的大事件、大人物神气活现地进来,侵入我的营地。我喜欢琐屑的小事情和真实的小人物。“我以叙述为生活”,这看似谦逊的话里包含着多少的狂热、骄傲和无知无畏。一日日推进的工作使我长久以来安于做一个生活的书记员和抄写员。



——说无知无畏，是因为这项工作的实质是一个写作者试图用语言包裹世界。不能不说这里面包含着巨大的野心。刚开始，一切都带着初始的原生的力量，词和物在激情的幻觉中没有了障碍，词语世界与物质世界互为投影又互为影响。但激情消退后，面对狼藉的物质碎片，又不由得陷入深深的怀疑。这就是我曾经经历的生活吗？这就是我在生活中的真实面容？

怀着激情和梦想生活，又在激情和梦想中迷失，一本旨在寻找方向的书就这样陷入了生活本身的茫然。

还有一种怀疑来自写作内部。怀疑这样一种写作是不是有意义。在我刚开始走上写作这条道路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作者直接出面讲述肯定不是高明的做法，更可行的是取一个纯客观的或者“戏剧式”的叙述方法。后者肯定比前者更文学。我找不出有力的证据来反驳，只好默认。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去操持小说这种看上去“更高级”的东西去了，几乎忘了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构想。

某日读福楼拜，他的《包法利夫人》。刚开篇写到，当没有穿制服的新生查尔斯·包法利进来时，“我们正坐在教室里”。我突然想到，一个叙述者，当他把自己作为“我”来提及时，他也就把自己戏剧化了。再重新看以前写下的这些第一人称的文字，我好像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房间，闯进了一个陌生人的生活。从真实的自己到纸上的“我”，这个戏剧化和陌生化的过程里，纸上世界不再是物质世界的简单、机械的映像摹写，它有了自己的格式，自己的美学范式。它在本质上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因此有了这样一个设想，有无可能从经验出发，又超越经验，进入更广大的对一代人生活和气质的描摹？

所以这本书不是照相簿，不是流水账，不是物品的清单也不是记忆的剪贴，恰恰相反，它是一部虚构性的作品。如果你看到逝去的事物在这里有着生动的展现，那也只是因为叙述唤醒了它们。是叙述找回了失去的时间。

短暂的止步后，我又回到了多年前走过的那条路上。我决意把这件早就想做的事做成。这件事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去叙述自己的生活。我走在物质世界里的脚步声也回响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这本书的写作逐步坚定了我这样一个信念，那就是：只有叙述过了才可能永久存在。

2004年8月

CONTENTS

目录

引 【001

自序 【005

上卷 2000 年的前夜

第一章 80 年代的县城 【003

第二章 我在 1995 年经历了什么 【011

第三章 时间是最伟大的使者 【020

第四章 大厦的秘密心脏 【032

第五章 我们时代的男人和女人 【043

第六章 迷楼,或悬浮的时光 【050

第七章 2000 年的日常生活 【060

第八章 城与人 【066

第九章 2002 年的爱与痛 【081

第十章 幽暗国度 【095

001



002

下卷 不停地游走

- 第一章 我和我的村庄 『117』
- 第二章 水边的屋子 『122』
- 第三章 黑暗中奔跑 『127』
- 第四章 不停地游走 『131』
- 第五章 1976 年夏天的游戏 『137』
- 第六章 某时某地 『145』
- 第七章 说吧,记忆 『149』
- 第八章 火车,或记忆的群像 『154』
- 第九章 年月日 『169』
- 第十章 出生于 60 年代 『182』

附录 十年诗存(1991—2000) 『189』

跋 『231』

上卷 2000年的前夜

第一章 80 年代的县城

1. 记忆之城

我清楚地记得这座江南小城那沉闷的年代,记得它缓慢的爬行,它深重的土气和异常的安宁——那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最初的几个年头,这个被萧甬铁路横穿而过的小城还在满街的煤烟味和牛粪味中做着农业时代的残梦。我清楚地记得它沿街的点心中铺里酱紫色的长凳和桌子,蒸笼揭开时腾起的白雾,和坐在酱紫色的长凳上、就着油条喝豆浆的一张张油光光的脸孔。我还记得江边的菜市场嘈杂的市声。一长串人排着长队从船上卸大白菜,一群孩子在江边捡菜叶子(冬天也赤着脚)。一条比盲肠也长不了多少的青石板——靠近屋檐下的一端让雨水凿出了深深浅浅的凹痕——砌成的直街,聚集着铁器店、理发店、苇席店、冥器店、渔具店、纽扣店、果饯店、南货店、草帽店等数十家店铺。从民国初年就矗立在那儿的县政府的门楼,中间悬一块爬满青藤的“文献名邦”的匾。不远处的石拱桥上,每天清早总有县越剧团的人在吊嗓子。咿咿呀——哦哦哦——咿咿呀。那时候,全县的人都叫得出这些角儿的名字。土黄色外墙的火车站,窄窄的候车大厅里,漆色剥蚀的长木椅上坐着些表情漠然的人。墙上一只大钟,咔嚓咔嚓的走动声像一个老人迟缓的脚步。喇叭里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报车次,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的普通话在空落落的大厅里回响,谁也没有听清她在说些什么……印象中,20 世纪 80 年代就是由这些支离破碎的画面叠加拼装成的。它们静静的残缺,病态的富足,在记忆的光照下仿佛一座颓败的旧建筑。

003

2. 镜中世界

那年头,女人们的上衣和裙子的颜色都很跳,大红,大绿,柠檬黄,也不讲什么上下的搭配。该宽的窄了,该绷紧的地方又松松垮垮。还有“蝙蝠衫”,手垂下来时腋下挂着一大片皱褶,张开来像《动物世界》里翼龙的蹼。远看满大街都是史前动物。头发一式烫得卷卷的,圆脸长脸的都是这种发式。男士们呢,最时髦的上衣就是花衬衣或加一件藏青色的开司米背心。我十六岁那年就达到了这个时代的最高水平,我有三件花衬衫,大花的,碎花的和格子的。

城不大,毗邻着铁路的县一中已经是城西地带了,再往西就没有房子了,



全是水稻田,还有纵横交错的河道。从高处看(海拔五十米的龙泉山是这个城的制高点)就像一大张闪光的蛛网。50年代初,县里的公审大会在县一中召开,结束后就把人犯验明正身拉到操场西南角毙掉。所以人们说此地阴气重。后来公审大会是不常开了,一年一度的春季耕牛交流会却没有间断过。到时,学校停课,满操场全是哞哞的牛声,拉下一摊摊冒着热气的牛粪。牛市过后,收拾拢来的牛粪堆得赛过小山。学生们大多是从农村考上来的,不怕脏臭,围在操场上烧干牛粪。

每年11月光景,满街梧桐树落尽了叶,县政府的秋季物品交流大会也就开张了。那时物资紧缺,所以交流会对全县的民生很重要。标语早就挂出来了,红红绿绿的,赛过过节。城中的几条主要街道上搭起了一长排的简易棚子,摆着大宗的农机具、铁器、服装、皮箱、竹木器、漆器、锅、盆、碗、铲等一应日常生活用具。国营的、大集体的、社队办厂的,各个厂家都有自己的摊位,管摊位的也不吆喝,拉长着脸,只有人到了跟前才搭讲几句。这么多的物品刺激着眼球和神经,所以也没有人在乎他们的冷淡。“秋交会”(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简称)后,留下满街的标语和半尺高的包装纸,秋风秋雨一起,全褪了色,像一张戏子的脸,残花败絮,说不出的凄惶。

这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前夜。整个县城像一个集群而居的大村庄,在鸡鸣狗吠中继续着农耕社会苟延残喘的梦。布衣素食,生活至味,日常所需,自给自足。寻常日子里几乎用不着跟商品打交道——商品,只有在类似“秋交会”这样的场合才让人意识到它的存在。除了在街巷间冒着黑烟如水牛般横冲直撞的拖拉机,和县政府的几辆车屁股上挂着个大轮胎的吉普车,整个城都在慢悠悠地爬行。

在一张拍摄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旧照片上,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我天天行走的街道、拱桥、马路和翘着飞檐的钟鼓楼,和一家那时叫“宏济堂”后来叫“健民”的药店。在这张已然泛黄的照片上,我甚至发现占据画面中心的合影人(这些官员和士绅都是当时这座城里的显要人物)的表情也很熟悉,一样的知足和隐忍。有一瞬间,我惊悚地以为我面对的是一座消失了时间的城。这里的人和事永远不会消亡。太阳底下都是影子和影子的影子。这一切不断增殖、重叠,像一个镜中的世界,人们不再知道是生活在现世还是往事中,不知道迎面相逢的是一个熟人还是一个幽灵……

3. 战争

几年后,这个以农业、轻纺、塑料、来料加工业为经济支柱的县升级成了市。

尽管这个“市”的前面还要加一个带括号的“县级”，地方的党政官员还是迅速认识到了“精神文明”的重要，城市总要有城市的模样吧？城里人的生活总要有城里人的样子吧？于是以政府公告的形式出台了“六不”、“五要”、“四规范”、“三突出”（戴着红袖章的小学生在街上随便逮住个人就问什么是“六五四三”）。于是风光一时的拖拉机再也不能跑进城来撒野了。于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市长们面对电视机镜头再也不能像公社书记一样拍桌子骂娘了（在漂亮的女主持人面前，他们有时拘谨得如小学生一般，有时又故作深沉如绅士）。就像一个刚发达起来的人急于掩饰以前的穷相，一夜之间，满大街的广告牌都用“市”盖住了“县”字。

漫画式的征象后面是革命的实质。这革命就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渗透、覆盖甚至替代了旧的生活方式。其实革命更早的时候在其他地方早就开始了——它像一场大雨浇湿了各家各户的屋檐。延续了数十年的日常生活的格式消失了。

撤县设市一年后，城郊几个村的数万亩水稻田随着政府一声令下，全都改种大棚蔬菜。我父亲，一个在城乡接合部村庄的稻田里水牛般蹚了大半辈子的农民，不得不改变了他顽固坚持了大半生的劳作方式，像一个小学生一样从头学起：开渠引水，改变田间结构，像参加扫盲班一样参加“蔬办”组织的大膜育秧、间种套种技术，去农技站购买优质或不那么优质的化肥，像一个炼金术士一样成天窝在屋子里研究各种农药的成分配比。而我母亲，一个长年在锅盆碗筷中转悠的家庭主妇，则被驱赶到菜市场去守一个仅容转身的蔬菜摊位。问题在于，父亲侍弄瓜果蔬菜远没有他种水稻那样得心应手，常常是菜价高时他的番茄、带豆、南瓜还在地里长个儿，到可以收来摆上菜摊了，却不得不贱卖。家庭战争由此爆发。一个怨另一个种不好，一个怨另一个卖不动，因口角的龃龉而怄气，而骂骂咧咧，空气中浓烈的火药味像是随时要爆炸开来。后来果蔬的栽种技术这一关算是过了，忽然又传出了消息，新一轮的城市规划将把城西的蔬菜地全都用作房地产开发和拆迁户安置。无地可种的父亲像一个退下来的老干部一样心绪不宁，我不无悲哀地看着他迅速老去。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养过鸭子、蚯蚓、兔子和猪崽，可最后都蚀本了。如果投下去一千元，收上来还是一千元，他就觉得赚了，像一个老小孩一样可以高兴好半天。后来他对母亲说：想通了，生来是摸土坷垃的命，干什么都不踏实，还是弄蔬菜吧。

因为自家的地全被征了，只得向邻村去租种。十里外的榆嘉桥村，很多男人都出外做木工、泥水工，地都抛了荒，父亲以每亩八百租了四亩。于是母亲又成了一个菜婆子。因为那块地薄，出产少，她还要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到位于县城西北角的庙弄蔬菜批发市场排长队，然后回到家把批发来的蔬菜按成色的好坏分拣，在批发价和零售价之间赚取一点差价。很快，她的一双手变得枯树枝一般。皮肤皴裂，手指甲被菜叶上残留的农药液泡成了青灰颜色，然后泛